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一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

正義曰吳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登茅山

以朝四方羣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賀循會稽記云少康其少子號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此越絕記云無餘都會稽山南故越城是也而夏后帝少康

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

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

正義曰輿地志云越

侯傳國三十餘葉歷殷至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春秋敗為子號為於越杜注云於語發聲也

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

勾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

與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

呼而自到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

檣李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檣木子城射傷吳王闔

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

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

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

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

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

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

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索

地名國語云敗之五湖則杜預云在椒山為非事且吳公八年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

保棲於會稽杜預曰上會稽山也索隱曰鄒誕云保

軍處山之高者則曰棲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正義曰

錄云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三戶人佯狂周

儻負俗文種為宛令遣吏謁奉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

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

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

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謁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以不聽

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

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

曰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索隱曰與定傾者與

天天與也言持滿不溢與天同道故天與之人節事者以地

虞翻曰人道尚謙卑以自牧索節事者以地時不至

不可疆生事不究不可疆成索隱曰國語以作與此以亦

與義也言地能財成萬物人主宜節用以法地故地與之章

昭等解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章

恐非

曰市利也謂委管各屬國家以身隨之○正義曰卑作言辭
厚遺珍寶不許平越王身住事之如市賈貨易以利此是定
傾危之計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索隱曰大

也一云大夫姓猶司馬司空之比非也成者平也求和於吳
也○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大夫種姓文各種字子禽荆平王
時為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人實躡而吠之從吏恐文種
慙今人引衣而鄣之文種曰無鄣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

吾到以此有聖人之氣行而求之來至於此且人膝行頓首
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多蠶不為禮

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
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

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
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
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索隱曰間音紀開於

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索隱

曰國語云越飾美女二人使大夫種遺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

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

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

觸戰必有當也索隱曰言悉五千人觸戰或有能當吳

下云無乃傷君王之所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

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

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彘良臣若

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

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

夏臺文王囚姜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徐廣曰弔一作葬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蠶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蠶蠶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蠶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蠶與大夫拓稽行成爲質於吳索隱曰越大夫也國語作諸稽郢二歲而吳歸蠡蠶勾踐自會稽歸七

年拊循其士民

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

曰

索隱曰逢姓同名故楚有逢伯者是

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

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

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

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

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

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

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

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

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癩也

索隱曰疥癩音介願王

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索隱曰在魯哀十一年

虜齊高國以歸索隱曰國惠子高昭子讓子胥子胥曰王

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

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上其事

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

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

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

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

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

員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

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

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

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索隱曰而汝也我又立若

索隱曰若亦汝也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

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

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索隱曰國語云

吳王曰孤不使大夫得見乃盛以鴟夷投之于江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

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眾可乎對

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索隱曰在辰十

三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索隱曰按春秋

左氏傳太 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

千 索隱曰虞書曰云流宥五刑按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為卒伍有二千人也○正義曰謂先慣習流利戰陣死

者二千 索隱曰謂常所教練之兵也故孔 教士四萬人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弃之是也

君子六千人 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虞翻曰言君養之如子○

索隱曰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又按左氏楚沈尹戌帥都君子以濟師杜預曰都君子諸都邑之士有復除者國語云王以私卒君 諸御千人伐吳 索隱曰諸御謂諸理事子六千人也

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

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

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

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

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

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

虞翻曰 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

吳大夫 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

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

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

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

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

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

而弃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

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

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

於執事虞翻曰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虞翻曰我

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角東君

百家杜預曰角東會稽勾章縣東海中州也吳王謝曰

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正義曰今

其遺象也越絕云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十帛項吾兩目使死

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為無知吾耻生者越王則

解綬以慎其目遂伏劍而死慎音覓顧野王云大中覆也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

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

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

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已去渡淮南

以淮上地與楚楚世家曰越滅吳而不能正歸吳所

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

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索隱曰越在蠻

遠國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國國史既微略無世系故紀年稱

而稱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

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徐廣曰狡一作郊越王為人長頸鳥

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

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

子教寡人伐吳七術

正義曰越絕云九術一曰尊天事

敵粟藁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榮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以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諛臣使之富而備器利九曰堅甲利兵以承其弊寡人用其三而

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勾踐卒

索隱曰紀年云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勾踐卒是為義執

子王鼫與立

索隱曰鼫音石與音餘按紀年云於粵云勾踐卒次鹿郢立六年卒樂資云越語謂鹿郢為鼫與也

王鼫與

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

索隱曰紀年云不壽立十年見殺是為盲姑次朱勾

立子王翁立王翁卒

索隱曰紀年於粵子朱勾三十四年滅味三十五年滅郢三十七年

卒子王賢立王賢卒子王之侯立

索隱曰紀年云賢二十二年遷于吳二十六年

七月太子諸咎往其君賢十月粵殺諸咎粵滑吳人立子錯枝為君明年大夫寺區定粵亂立初無余之十二年寺區弟

思弒其君莽安次無顯立無顯八年薨是為莖蠲如故莊子云越人三弒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樂資云號曰無顯蓋無顯後乃次無疆也則王之侯即無余之也

王之侯卒子王

無疆立

索隱曰蓋無顯之弟也音其良反

王無疆時越興師北伐

齊西伐楚與中國爭疆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

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

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

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

危

正義曰葉式涉反今許州葉縣陽翟河陽翟縣也二邑魏此時屬韓與楚犬牙交境韓若伐楚恐二邑為楚所危魏

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

正義曰陳今陳州也上蔡今豫

州上蔡邑縣也二邑此時屬魏與楚犬牙交境魏若伐楚恐二國為楚所危也故一晉之事越

也正義曰言韓魏與楚隣今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

之力不效所重徐廣曰效猶見也於得晉者何也正義曰

已下此是齊使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

兵而况于攻城圍邑乎正義曰頓刃築營壘也接兵

不至頓刃接兵而况更有攻城圍邑願魏以聚大梁之

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郊之境索隱曰

齊之西界莒之西也常邑名蓋田文所則方城之外不

南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外謂許州豫

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徐廣曰胡國

索隱曰四邑並屬南陽楚之西南是也宋胡作宗胡宗胡邑

正義曰酈音攤括地志云商洛縣則古商國城也荊州圖副

云鄧州內鄉縣東七里於村即於中地也括地志又云鄧州

內鄉縣楚邑也故酈縣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徐廣

三十里按商於析攤在商鄧二州界縣邑也夏路以左

曰蓋謂江夏之夏。索隱曰徐氏以為江夏非也劉氏云楚

適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為左故云夏路以左其意

為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鄧州內鄉縣東七十

五里南入穰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為楚固襄王控

霸南土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適華夏號為方城按

此說劉氏為得云邑徒衆少不足備秦燒武二關之道也

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正義曰江

州春秋時為楚東境也泗上徐州春秋時

楚北境也二境並與越隣言不足當伐越

則齊秦韓魏

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

不此之為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

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

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

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

越之過是目論也索隱曰言越王知晉之失不自覺越

康故謂之王所待於晉者非其馬汗之力也又非

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眾也今楚眾

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

軍北圍曲沃徐廣曰一作北而曲沃○正義曰括地志云

內鄉縣東七里爾時曲沃屬魏於中以至無徐廣曰無

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正義曰按無假之關當在江南

西至漢中邑巫黔中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正義

時屬韓也言楚又備此三國也分散有大此者乎分有大
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關晉楚也晉楚不關越
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
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徐廣曰長沙

正義曰復扶富反言今越北欲關晉楚南復讎敵楚之四邑
龐長沙竟陵澤也龐長沙出粟之地竟陵澤出材木之地此
邑近長沙潭衡之境越若窺兵西通無假之關則西邑不得
北上貢於楚之郢都矣戰國時永柳衡潭岳鄂江洪饒並是
東南境屬楚也哀吉虔撫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

索隱曰劉氏曰復者發語之聲非也言發語者文勢然
也也則是脫况字耳讎當作讎讎邑名字訛耳則讎龐長沙

是三邑也竟澤陵當為竟陵澤言竟之山澤出越窺兵通
材木故楚有十澤蓋其一也合上文為四邑也無徐廣曰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

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徐廣曰周靈王之四十六年○索隱曰按紀年粵子無疆楚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而敗越殺無疆之語是無疆為無疆之後紀年不得錄也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正義曰今台州臨海縣是也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大史公曰王妙論曰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正義曰吳越春秋云蠡字少伯乃楚宛三戶人也越絕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在陶為朱公又云君楚曰

范伯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連曆紀千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已霸王之氣見於地戶伍子胥以是按弓矢于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馬同相與戒之伍子胥在自餘不能聞其詞蠡曰吳越之邦同風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彼為事越王勾踐既苦彼我為我及越王常與言盡日方去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

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
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
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
范蠡奉邑索隱曰國語云乃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之地奉音扶用反范蠡浮海出
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索隱曰范蠡自謂也蓋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
今蠡自以有罪故為號也韋昭曰鴟夷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
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
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
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以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
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

以去止于陶

徐廣曰今之濰州陰定陶○正義曰括地志云陶山在濟州平陰縣東二十五里止此山之

陽也今山南五里猶有朱公冢

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

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

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

則致貨累巨萬

徐廣曰萬萬也

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

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

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

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

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

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

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
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
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
故所善莊生索隱曰據其時代非莊周也然驗其行事非子休而誰能信任於楚王乎。正義曰年表云周元王四年越滅吳范蠡遂去齊歸定陶後遺莊生金莊周與魏惠王周元王同時從周元王四年至齊宣王元年一百三十年此莊生非莊子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
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
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其貧然長男發書
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
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

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
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
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
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
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
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其星宿
其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
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
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

達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中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賀買物通財用也單穆

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三品之來古而然矣駟謂楚之三錢賈韋之說近之楚貴人驚

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

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

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次罪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

出此其類也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

弃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

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第第今議自赦故

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

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

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則言某星事

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

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

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

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

而施惠乎今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

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

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

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

難故重弃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

良逐狡兔徐廣曰狡一作郊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

所惜文豈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弃財
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
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
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
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張華曰陶朱公冢在南部
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
范蠡也○正義曰盛弘之荊州記云荊州華容縣西有陶朱
公冢樹碑云是越范蠡范蠡本宛三戶人與文種俱入越吳
二後自適齊而終陶朱公登仙未聞葬此所由括地志云陶
朱公冢也又云濟州平陰縣東三十里陶山南五里有陶公
冢并止於陶山之陽榜
葬處有三未詳其處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進
通道守之意也字或宜
然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

焦思終滅彊吳此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
王徐廣曰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
蠡三遷皆有榮名各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母顯
得乎

索隱述贊曰

越祖少康	至于允常	其子始霸
與吳爭彊	樵李之役	闔閭見傷
會稽之恥	勾踐欲當	種誘以利
蠡悉其良	折節下士	致瞻思嘗
卒復讎寇	遂殄吳疆	後不量力

滅於無疆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一

鄭世家第十二

史記四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

徐廣曰年表云

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

索隱曰鄭縣名屬京兆秦武公

十一年初縣杜鄭是也又系本云桓公居械林徙拾宋忠云械林與拾皆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名為鄭耳至秦之縣鄭是

鄭武公東徙新鄭之後其舊鄭乃是故都故秦始改為縣也出地理志

封三十三歲百姓

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

韋昭曰幽王八年為司徒○索隱曰韋昭據國語以

為說耳

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思之

為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

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

虞翻曰周太史

曰王室多故

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

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郟

徐廣曰虢在成

案虞翻曰虢姬姓東虢也郟姁姓。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
汜水縣古東虢叔之國東虢君也又云故郟城在鄭州新鄭
縣東北三十二里虢郟之君貪而好利索隱曰鄭語云虢叔恃
十二里勢郟仲恃險皆有驕侈

又加之以貪冒是也虢叔
文王弟郟姁姓之國也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

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郟之君見公方用事輕

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郟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

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

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末有興者楚其後也周

衰楚必興與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

如索隱曰國語曰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韋昭云謝申
如伯之國謝西有九州二萬五百家為州其說蓋異此對曰

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

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

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

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晉武王克紂

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
字子千。索隱曰唐者古國堯之

後其君曰叔虞何以知然據此系家下文云唐人之季代曰
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動大叔夢天帝命而子曰虞與之唐
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名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太
叔故因以稱唐叔虞杜預亦曰取唐君之名是也其地

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桓公曰善

於是卒言呈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郟果獻十邑

虞翻曰十邑謂虢郟鄆蔽補丹依隸歷華也。索隱曰國語
云太史伯曰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隸歷華君之上也虞翻

註皆依國 竟國之 韋昭曰後武公竟取十邑 二歲大戎

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

突 正義曰上求勿反下尸骨反 是為武公 索隱曰譙周云各突滑皆非也蓋古史失其名太史

公循舊失而妄記之耳何以知其然者按下文其孫昭公各忽厲八公各突豈有孫與祖同名乎當是舊史雜記昭厲忽突

之名遂誤以掘突 武公十年娶申侯女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城

為武公之字耳 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

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

易夫人愛之 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太叔段 二十七年武

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為太子公弗聽是歲武

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

賈逵曰京鄭都邑杜預曰今滎陽京縣 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

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

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

果襲鄭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

京人畔段段出走鄆 正義曰鄆音烏古反今新鄭縣南鄆頭有村多万家舊作鄆音偃杜

預云鄆今鄆陵也 鄆潰段出奔共 賈逵曰共國名也杜預曰今汲郡共縣也 正義曰按今衛州

是也 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穎 賈逵曰鄭地也 正義曰

疑許州臨潁縣是也 誓言曰不至黃泉 服虔曰天玄地黃泉 母相

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穎谷之考叔 賈逵曰穎谷鄭地 正義

曰括地志云潁水源出洛州嵩高縣東南三十里陽乾山今俗名潁山泉源出山之東谷其側有古人居處俗名為潁墟

故老云是穎考之故居即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

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

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

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

侵周地取禾

索隱曰左傳隱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

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

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二十五年衛州吁弑其君桓

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

桓王桓王怒其取未弗禮也

索隱曰杜預曰桓公即位周鄭交惡至是始朝

故言始也左傳又曰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

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說况不禮焉鄭不來矣

二十

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枋許由

索隱曰許由近許之地魯

朝宿之邑枋者鄭所受助祭太山之湯沐邑鄭

以天子不能巡守故以枋易許田各從其近

三十三年

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

索隱曰左傳隱三年祭仲足故傳云祭封

曰左傳稱祭仲足蓋祭是邑其人各仲字仲足故傳云祭封

人中足是也此縑葛之戰在魯桓五年彌一作昧並音迷

王師大敗祝瞻射中王臂

索隱曰左傳隱三年祭仲足故傳云祭封

氏作祝職祝瞻請從之

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况敢陵天子乎乃止

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

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

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

君多內寵

服虔曰言庶

太子無太援將不立三公

子有寵者多

太子無太援將不立三公

子有寵者多

太子無太援將不立三公

子有寵者多

太子無太援將不立三公

子有寵者多

太子無太援將不立三公

子有寵者多

太子無太援將不立三公

子有寵者多

太子無太援將不立三公

子有寵者多

太子無太援將不立三公

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

子亶也索隱曰此文則數太子忽及突子亶為二而杜預云不數太子以子突子亶子儀為三蓋得之

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

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

為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

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服虔曰為宋正卿故曰有寵宋莊公

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

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

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

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為厲公

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

糾欲殺祭仲賈逵曰雍糾鄭大夫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

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杜預

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女乃告祭仲祭仲反

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怒糾曰謀

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宋衷曰今潁川陽翟

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

縣○索隱曰按櫟音歷即鄭初得十邑之歷也

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索隱曰依左傳作檀伯事在桓十五年此文誤為單伯者蓋亦有所因也按魯莊公十四年厲

公自櫟侵鄭事與單伯會齊師伐宋相連故知誤耳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

伐鄭弗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昭公為太子時父莊公秋以高渠彌為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亶為君是為子亶也無諡號子亶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服虔曰首止近鄭之地杜預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鄭子亶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鬪相仇及會諸侯祭

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疆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亶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亶高渠彌亡歸索隱曰左氏云輟高渠彌歸與祭仲謀乃召子亶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索隱曰左氏以鄭子名子儀此云嬰蓋別有所見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

以求入索隱曰左傳作傳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瑕曰舍我我為君殺

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

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

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

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索隱曰左傳謂之原敏系曰我

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

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

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

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

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頹伐王索隱曰惠王莊王孫僖王子子頹莊

王之妾王妣所生王出奔温立弟頹為王六年惠

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頹弗勝於是與

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

殺王子頹而入惠王于周秋厲公卒子文公踈

立索隱曰踈音在接反系本云文公徙鄭宋忠云即新鄭也厲公初立四歲亡居

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

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

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姑賈逵曰姑南燕姓夢天與

之蘭賈逵曰曰香名也曰余為伯儵余爾祖也賈逵曰伯儵南燕祖以

是為而子王肅曰以是蘭也為汝子之名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

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為符遂生子名曰蘭三
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弟叔詹
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
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
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為鄭憂矣文公
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為文
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
索隱曰左傳僖二十四年鄭公子士淵堵俞弼帥師伐滑曰備音服左氏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杜預云二子周大夫知伯備即伯服也鄭文公怨惠
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

厲公爵祿

索隱曰此言爵祿與左氏說異左傳云鄭伯享

爵酒器非爵祿也故曰與左氏說異

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

王請而囚伯備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
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汜三十八
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
晉文公之過無禮故皆晉助楚四十二年晉文
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
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
皆以罪蚤死公怒慨徐廣曰一作瑕○索隱曰音既左傳作瑕逐羣公子
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

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
得叔詹為僕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
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
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
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
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
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
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姑姓乃后稷之元妃
杜預曰姑姓之
女為后稷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
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

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
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
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
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
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峭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
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
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徐廣曰繆
公之二年楚太子
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
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
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

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靈公

元年春楚獻鼃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

曰二子鄭卿也子公之食拍動服虔曰謂子家曰佗日

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鼃羹子公笑曰

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

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左傳曰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

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弑靈公鄭人欲立

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

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去

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為襄公襄公立將

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

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大夫襄公

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皆楚與晉

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

復逐其族以其弑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鄆陵

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

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

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

罪也敢不惟命是聽若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

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

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

何休曰堯桶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

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為却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從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

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

車

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者杜預曰樓車車上均望櫓也

令呼宋遂負楚

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

服虔曰隕墜也

莊王曰若之許我已

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

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楊使歸晉爵之為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潰立索隱

曰劉音秘鄒本一作弗一作弗左傳作費音扶味反

悼公元年鄒公

徐廣曰音許許公靈八公也

惡鄭於楚悼公使弟輪於楚自訟

索隱曰輪音公遂反訟不

直楚囚輪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輪私於

楚子反子反言歸輪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

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輪是為成公成公三年

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

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

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

庶兄繻為君

索隱曰繻音須鄒氏云一作繻

其四月晉聞鄭立君

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

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

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

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

服虔曰洧水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洧水在鄭州新鄭縣北三里古新鄭城南韓詩外傳云鄭俗二月桃花水出時會於

秦洧水上以自後除按

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

卒子惲立是為釐公

索隱曰惲音紆粉反左傳作釐原

釐公五年

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

殺釐公

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夜弑僖公

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

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為簡公簡公元年

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

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

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為君公

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

立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

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

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

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

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十九年簡公

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

服虔曰四井為邑

子產

讓受其二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

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

政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

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

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

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

平公曰卜而曰實沉臺駘為崇史官莫知敢問

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閔伯季曰實沉居曠

林賈逵曰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

臧賈逵曰后帝遷闕伯于商丘主辰賈逵曰商丘在

立宋地服虔曰商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服虔曰商人

始祖相土封闕伯之故遷實沉于大夏主參服虔曰太

地因其故國而代之之間主祀參星杜預唐人是因服事夏商謂陶唐氏之

亂劉累也事夏帝孔甲封于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以服事

商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

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因帝堯之裔商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

時有堯九苗胄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曰御龍氏

以夏承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

而遷于曾縣夏后甚別封劉累之後于夏之墟為唐侯至周

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大叔遷唐人子孫於杜預

之杜伯范氏所在周為唐杜氏地記云唐氏在大夏之墟屬

河東安縣今在絳城西北一百里有唐城其季世曰唐

者以為唐舊國然則叔虞之封即此地也

叔虞杜預曰唐人之季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

帝謂已賈逵曰帝天余命而子曰虞杜預曰取乃與

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

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太叔焉故參

為晉星賈逵曰晉主祀由是觀之則實沉參神也

昔金天氏有虞子曰昧為玄冥師服虔曰金天少

也師長也昧生允格臺駘服虔曰允格臺駘兄弟也

為水官之長其官服虔曰脩宣汾洺賈逵曰宣猶通障大澤服

曰障障以處太原服虔曰太原汾水各杜預曰帝用

嘉之國之汾川服虔曰帝沈姒蓀黃實守其祀

賈逵曰四國

今晉主汾川而滅之

賈逵曰滅四國

由是觀

之神則水旱之蓄祭之

服虔曰祭為營贊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祭山川之神以

祈福也

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祭之若

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

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

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彊又朝楚子產從二

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

申誅齊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

定公朝晉昭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

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

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甲子

產謂韓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

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脩德八年楚太子

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

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

入敬王于周

索隱曰王避弟朝之亂出居狄泉在昭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晉鄭入之經曰天王入

于成周是也

十二年定公卒子獻公萬里立獻公十三

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

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

正義曰括地志云子產墓在新鄭縣西南二十

五里鄆元注水經云子產墓在涇水上累石鄭人皆哭

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

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

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西貢達曰

杜預曰子產見愛有古人遺風也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

晉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杜預曰

鐵丘正義曰括地志云鐵州在滑州衛南縣東南十五里十四年宋景公滅曹

二十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

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年晉知伯伐

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年表云

年哀公八年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

共公共公三年晉滅知伯三十年共公卒子幽

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

幽公弟駘是為繻公年表曰鄭立幽公弟乙繻公十五年

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

韓兵於負黍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負黍在洛州陽城縣西南二十五里故國邑也

二十年韓趙魏列為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

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

陽之黨共弒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

鄭君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為君是為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弟乙以鄭君陽為鄭康公乙班固

鄭君

云鄭康公乙
為韓所滅
鄭君乙立二年鄭負忝反復歸韓十
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
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
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
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
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索隱述贊曰

厲王之子 得封於鄭 代職司徒
緇衣在詠 號鄆獻邑 祭足專命

莊既犯王 厲亦奔命 居櫟克入
夢蘭疏慶 伯服生囚 叔瞻尸聘
釐簡之後 公室不競 負忝雖還
韓哀日盛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十一

